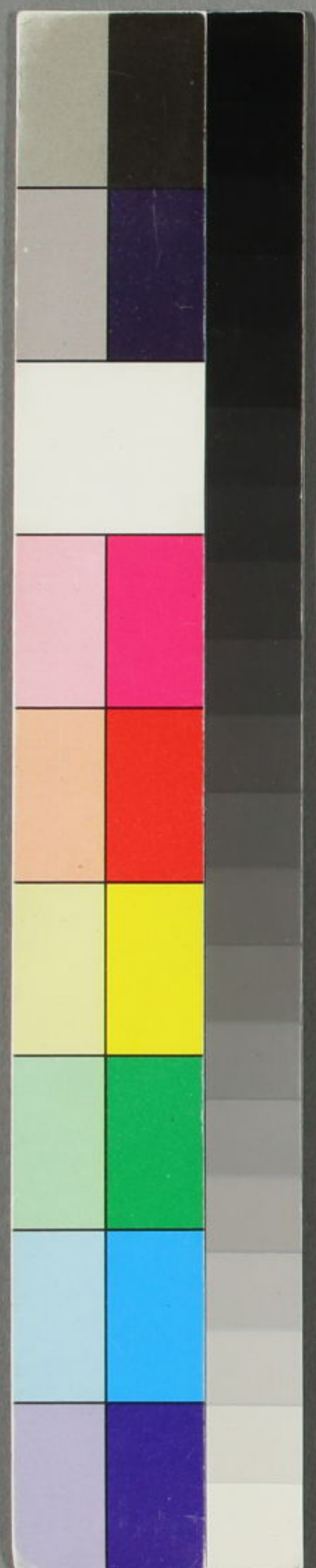


全拾冊

世說箋本

五六



三湖

漢時有濟南王朗陵廢  
互體。自一至四為坎。  
自三至五為震。是曰互體。  
故初六之。冬曰利涉大川。  
蓋取諸互體坎。自一至二  
至四為震。自三至五為坤。  
故六五之。曰長子帥師。  
蓋取諸互體震。易曰若夫  
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  
其中爻不備是論互體者  
也。又案泰卦互體歸妹也。  
六五帝乙歸妹。歸妹六五  
亦曰帝乙歸妹。蓋互體之  
說本於左傳。漢儒皆用之。  
至王弼棄而不說。鍾會蓋  
本王以存漢儒者也。然至  
杜預又用之。故註左傳遇  
觀之否。曰六爻皆有變象。  
又有互體。疏兩體交互各  
成二卦。是韋昭註國語亦

### 世說箋本卷五

#### 文學中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

魏志曰荀粲字奉倩穎川穎陰人父

或尚書令祖緄濟南相曾祖淑朗陵相何劭荀

粲別傳曰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友皆一

時俊傑葬夕赴者幾十餘人皆同時知名之士

哭之感動路人荀氏家傳曰或五子暉字長倩

虎賁中郎將暉弟侯字叔倩御史中丞侯弟景

字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說弟顓字景

倩顓弟粲晉陽秋曰荀顓博學洽

聞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

道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何晏論語集解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

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

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侯難曰易云

有五體。隋書經籍志註。梁有周易無五體論三卷。鍾會撰。亡。說易者曰。物象器也。意道也。道器不相離。如有天地。即有大極在其中。有人身。即有吾性藏其中。又曰。繇意而象。繇象而言。繇言而書。得象者忘言。得意者忘象。立象盡意之說。何如。凡奇皆乾。凡偶皆坤。有乾坤兩象。而變化生。所謂盡情偽。盡言。盡利。盡神。而稱易者。于此具矣。又曰。道器不相離。故求于象。則象求于言。則言求于書。則書必別求象外。繫表非也。惟形而上者。不容說。則輪扁所謂。若有數存于其間。而不可傳者。亦默自得意于乾坤兩象之間。可耳。

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奉倩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象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屈。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王隱晉書曰冲字文和榮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緼袍不以為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

自晉言之。故云魏。穀梁傳。禮有九錫。漢書註引。禮合文嘉云。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鉅鬯。錫有功諸侯者。府晉公府也。敦喻。敦勉諭曉也。核同。覈。札。木簡之薄小者。黜以筆滅字也。周公藉成據安受大封。况晉公躬自戴定禍乱乎。龜蒙。二山名。此句見詩經。曲阜縣名。謂魯國尚書光宅天下。又伯禽宅曲阜。易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案此文在文選末云。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成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何

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海。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取。下問。唯恐人不勝己也。世多險。故恬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兖州記。曰。準有雋才。太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畧。曰。竊聞明公固讓。讓冲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劉辰翁云。謂為懶筆。固非。謂為神筆。亦謬。王云。未曾勸他受。直是不當作耳。禪。何說不當作乎。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王弼未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

義門云許以桓文諷以支許巧於立言處方伯海云阮公殊不似醉人王云此清言始祖題品評而稱之也後生可畏論語語王弼傳註王黎高邑人荀融穎川人何晏議以弼為黃門侍郎丁謚致王黎於曹爽用之融難弼大衍義弼答之天喪予論語語客起問難也主客所問難也李云見識是荀舉借

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語林曰何平叔以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為聖人無喜怒哀也神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世以王理為得其無累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

虛勝虛無勝理也玄遠玄妙遠致也抄撮虛勝與玄遠不大相遠可疑按荀祭傳云宗致雖同據此則是不太相遠者也或虛不著物是全無也玄猶含物是未全無也

名理即理義也

恒訓其魏志註作故恒言無按魏志言無下疑脫是其二字刘云看得又別

晏自然出五情謂喜怒哀樂欲也約美約取象美也何邵云論道義會文辭弼不如晏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

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和初到京邑與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

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

王云彌明老莊此言似為退一舍恐非本色李云王彌胡說彌父業業父凱乃王祭族兄也祭二子誅其家書悉入業

應登云作但應之作論欲以出於其右也理一作聖

葩華也

向人人答之也

言言有餘而情不竭也

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彌別傳曰彌父為尚書郎

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

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

道德論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理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

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群士論難鋒起公明人

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莫子春語眾人曰此

年少言論正似司馬長卿游獵賦輅別傳曰輅

年少言論正似司馬長卿游獵賦輅別傳曰輅

邱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講學郡輅別傳曰輅

太守單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皆才輅別傳曰輅

相見子春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輅別傳曰輅

剛若欲相難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輅別傳曰輅

言之子春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輅別傳曰輅

春今欲與輅相對者輅言四坐之士輅別傳曰輅

吾自與卿旗鼓相對當輅言問微淺輅別傳曰輅

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輅別傳曰輅

神之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單稱輅別傳曰輅

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單稱輅別傳曰輅

日司馬相如字長卿客游梁著子虛輅別傳曰輅

讀而善之相如曰此乃虛言也為楚輅別傳曰輅

為天子遊獵賦以子虛為難是公者輅別傳曰輅

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輅別傳曰輅

賢學舍也音橫賦體始則鋪叙富贍終則勸善諷喻今管言論似此李云初會便生色輅子頭仰三斗而清辨綺祭太平御覽引管輅別傳府君下有耶字旗鼓合戰所用見左傳

考殷基殷禮子也仕吳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司馬懿誅曹爽在嘉平元年上去黃初三十

年矣註引費禕論誤也索解此條當在上卷陳琳草

檄之下。又曰黃初中有甲乙疑論。下云云。文似不通。疑本文亦有誤。按費禕擬前人論例而作之也。蓋黃初中之論不傳。故註引之而已。蜀志費禕字文偉。江夏人。顧命用尚書。語謂遠軍錄尚書事。與司馬懿並受遺詔。輔少主。少主齊王芳也。明帝諱獻。字元仲。自蜀言之。故稱曹仲。仲或作林。非附托也。不一。不專於已也。相干爽與懿相干。于政事也。忠告侃侃。見論語。爽之於懿。常以禮貌而懿無忠告侃侃之交。爽也。魏主芳。謁高平陵。爽兄弟從焉。懿乃閉諸城門。爽兄弟罪惡殺之。是讒其不意也。

黃初中有甲乙疑論。般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曹爽。爽兄弟。凡品庸人。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戮。一朝殄盡。此所以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己。不忠告侃侃。爾之事乎。若爽信有謀。此陰成疵瑕。初無國篤本之訓。一朝屠戮。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感而向芳。忠臣為君。深謀之。謂半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于冊血食。及何晏。魏之親甥。荀仲茂。荀氏家傳曰。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荀仲茂。荀氏家傳曰。子。文。學。掾。鍾元常。魏志曰。鍾字元常。潁川長子。遷。王景興袁曜卿。魏志曰。袁字曜卿。陳郡太守。地。江。淮。為。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於。阜。陵。演。往。從。之。為。布。所。拘。留。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

懿既以爽為大逆人。而委君上於大逆人。從後攻之。是其意欲置君上於何地。其為不忠也。明矣。通鑑註。尺口。謂嬰孩。子丹。爽之父。曹真也。絕血食。謂絕其祭祀也。何晏尚太祖女金鄉公主。

道老莊之道也。極疲也。

成謚也。裴字或屬上句。說非時人崇無故異其論。崇有論在溫史惠帝紀。文

子亦在布軍。見太祖。皆拜。獨高揖。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眾人皆重載。換取。議各不同。文帝謂元常曰。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苟閔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推下。不相。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

長不載

魏志註引陸機惠帝起居注曰裴頠著崇有貴無二論此脫貴無二字

李不孫子荆文生于情王武子惜生于文情以人殊伉儷配偶也見左傳神爽精魂也左傳藉爽至於神明莊子擇日登遐謂仙遊也靈丘墓也除除服也詩憂心如抽

世說新語

卷五

五

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為業後進度數之徒皆希慕簡曠顧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顧清閒欲說理而顧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顧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理精富為世名論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

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孫楚集云

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除靈邱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

應登云天字作大衡所以揆平有偏重則為之低昂

整豷同祖雞切擣辛物也楚辭吹整是也周禮註擣辛物為之辛物薑蒜之類噉鐵杵擣整而吹其鐵杵也應登云噉字作取索解因緣也東坡云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然有想因全無者是詭懼之類也劉云言其有疑必求剖釋不習以成病索解此就

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

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玄

字茂遠瑯琊人魏雍州刺史緒兩便字見其卓才

衛玠總角時問樂合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

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

鼠穴擣整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

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

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

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

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

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曰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

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

愚而成病為秋之而差為此言喻善曉事理而無偏固之失

青當作指文海披沙莊子有指不至言柄至几上可謂至矣而復可撮而去之則未為至也蓋有指則有形有形則可以去莫能去之方為至耳稱一作悶又作確皆堅物相觸聲

莊子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又吾於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列子有影不移莊子飛鳥之影未嘗移也註一物有一影終動則後之影非前之影由後影而求前影則未移之先是也莊子輪不踞地疏車之

運動輪轉不停前迹已過後塗未至除却前後更無踞時此皆謂物之無常也藏舟言化工之暗移交臂言人生之不住

夷萃哀樂之情同而其哀樂之發于聲者異矣夷聞華之哭而或懼華聞夷之歌而或戚可見音聲始無實體然人之動心莫最於音聲而知音聲之無實則可以應物而怡適矣淮南子險阻之氣多穠爾雅翼晉人尤好食棗蓋安邑千株棗比千戶侯其人真之懷袖食無時久之齒皆黃五雜俎亦載之江孟亭曰此言其地氣使然耳非關於棗索解延散也猶祥延之延重與輕反香與延反

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其一日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育膏也心下為膏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塵尾柄確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塵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實客乃悟服劉辰翁云注此我輩語也在連磨前哉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敬字子嵩穎川人侍中峻弟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劉云自是讀莊子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法人意我意也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

曰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慳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非音聲之無常乎養生蝨著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豈唯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哉言盡意

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言盡意

堅石言盡意論畧曰夫物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為二矣苟無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

所不入



蓋養生家有蒸芬之法。言蒸有使重之功。芬有使香之能。凡養生者不惟此而已也。居心於玄遠則自然可延年。譬如蟲著頭而黑。言象理皆由此關通而生。野各叢書引阿堵上有在。字千百年眼阿堵當時諺語。如今所謂此物平揚升。菴集音人云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日這箇。階書經籍志。牟子三卷。後漢大尉牟融撰。尚友錄牟融字子優。後漢人。少博學。以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佛祖通載。牟子未詳名字。修經傳諸子。吳帝崩天下亂。將母辟世。太守請署吏。見世亂竟不就。鏡志佛道兼研老子。作牟子理惑二十

伯浩甥也。索解康伯未得我言之意。何望不言。甚愛之。之意。黃山遊草跋無一語。拾人牙後慧。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問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畧。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屠。經。云。其。國。王。生。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二。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

七篇。梁僧祐載之。弘明集。未知與隋書所引牟子同否。論衡博覽古今曰。通人四十二部。當作四十二章。摩騰竺法蘭。隨秦景來。於白馬寺。譯四十二章經。城中當作域中。抄撮浮屠經。魏志註引之。蓋道家偽作。浮屠此翻方墳。亦翻圓塚。亦曰高顯。義翻天廟。梵言塔婆。肩頭。史註作屠頭。無身服之服。釋迦譜。大子身黃金色。服當作版肉也。魏志註。爪上有乳。青毛。蚡四字。爪下有赤字。右脅作左。夷夏論。剖左腋而生。復豆。浮屠音通。隋經籍志。典略。八十九卷。魏即中魚。秦撰。史通。魏京兆魚豢私撰。魏略。止明帝。韻風度。下文。

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抄撮。沙律未詳。魚豢事見王。無經也。明傳注。牟傳牟融傳教也。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論棄而不錄。好。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

云秀與嵇呂趣舍不同與此不合可復爾耳猶言任汝所為李云向秀如此似負嵇公

棄人本傳作妨人是或云棄人遺棄世事之人抄撮言尔固復解理如是其勝耶不字只耶義當時語有之  
解一作莊非晉書向秀傳莊子內外篇歷世莫有適論其旨統者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蕭肩靜貌隋經籍志崔謨注莊子十卷陸德明釋文崔謨清河人曹議即

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書二子頗以此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安成以二子此書詎後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二子周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辭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肩卒歲都無著迹惟好莊子聊應崔謨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之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入薄行有雋才

適猶美也

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最清辭道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褚季野語孫安國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大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劉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征西王簿累遷秘書監

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

廣則難周。周則識闊。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劉辰翁曰。牖中窺日。外面光顯處。視月。罅隙透。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為論以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

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中興書曰。裕甚。

精論。難。

葛稚川曰。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

晉書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性寡欲。無所愛。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

論難詰辨古今滯義也

玄或作懸。在崑崙。穆天子傳。天子於是得玉策。斯枝之英。棋局古十八道。今十九道。古博經。擲采以瓊為之。刺其四面為眼。名之曰齒。却掃。却退而掃地也。

文舉曰。擊而已。各無所言。每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官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

潘岳為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

過也。仕至黃門侍郎。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

為述己。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

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

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美。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思別

練為殿中御史。思蚤喪母。痛憐之。不甚教其書

言謝絕人事也。晉書。何準字幼道。莊子。目擊而道存矣。擊猶及也。

標立位置。即謂條例也。錯綜見周易。綜理經也。蓋借織以喻人事。殿中御史。居殿中以察非

法者止舊作上金馬  
碧雞蜀地神名漢宣帝使  
王褒往祀之水經注瀘水  
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  
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林則  
拆中人則害名曰鬼彈文  
選註蜀有火井欲出其火  
先以家火投之須臾隆隆  
如雷焰出通天光輝十里  
以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灰  
也確礮水經註作雷激  
椒房後宮也以椒塗壁故  
名左思妹芬入宮以才德  
見重郎下脫張載二字  
臧榮緒宋人號披褐先生  
著晉書一百十卷  
此間猶云此所揚雄傳  
劉歆謂太玄吾恐後人用  
覆醬澆也

學及長博覽名文編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  
酒賈謐舉為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  
王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  
後數年疾終其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  
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鷄振翼而雲披思  
彈飛丸以確礮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  
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人所重也臧榮緒晉書曰思  
欲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臧榮緒晉書曰思  
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疏之士  
衡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儂父欲  
作三都賦以晉陽秋曰吳人為儂須其成以覆酒甕耳  
後左賦出士衡絕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  
機同母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壞偉口敏能談  
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能賦詩時人以為項橐  
揚烏之儔十八刺史周浚命為主簿累遷太子

史記項橐七歲為孔子師  
揚雄子烏法言云吾家之  
童烏九歲而與玄文烏名  
信雄第二子  
緯經緯之緯名實見孟子  
不恐行  
禮記脫駘舊館觸此謂臨  
別贈之是也蓋欲贈昨病  
少年也或謂稅駕或謂逗  
留恐非語林耳下有士衡  
怪悵還睇昨路都無民居  
唯空野靈雲拱木蔽日數  
向王彌山陽高平人眾人  
聚居曰村落絡也  
長鳴雞出九真交趾越嵩  
諸處葢南土產然與我邦  
所在占城雞異矣

舍人清河內史  
為成都王所害  
陸士衡入洛次河南偃師近父結陰投宿民居  
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  
衡心服其能乃提緯古今總驗名實少年亦不  
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駢逆旅嫗曰此東數  
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輔  
嗣也士衡由此妙達玄理  
多墳隴焉即陸士  
衡會王輔嗣處也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着窓間  
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

晉陽秋曰宋宗字處宗沛國人官交州刺史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

劉云八字慨然不必有所起不必有所指又云泓崢蕭瑟乃不成語索解山之崢崢水之泓泓俱是蕭瑟實所難言也賞豫豫樂也激賞清賞賞會皆一類語類索不收斂也伐性之斧見枚乘七發干寶字令外作搜神記干寶作干按姓氏急就章吳人干將其後有晉人干寶輦轂之下謂京師

簡分別而選之也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選言簡章倫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日文章傳

神超形越

孚云見孚別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

索解治治理之治 太治太多俱謂繁飾太一作才

王云此言戲劉雖善攻不能當已之墨守 一本將字句謂大將也按十一字句作將作起持來也善猶良惡猶恨恨其不竭智力而攻也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陳琳文墨子之守繁帶為垣折箸為械過經嘗也通謂主客禮辭客主未及寒暄也世說元本拭面下注云按殷浩少謝尚三歲便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為之拭汗抄撮此說不足取創之宜矣或云可取巾與之使其拭面是以其年少輕而戲之也一說與猶為今从

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患太多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

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之高雲梯

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臣請守之於公請命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

之按謝既少年殷又少於

謝三歲定是孫子何能清

言又况呼謝為郎乎可笑

建康在江之下流故自西

北者皆曰下詩且以喜樂

且以永日披帳取塵尾帶

之也抄撮蓋以塵尾繫在

帳帶上帳帶連讀

劉云世說身字時或可厭

言不知二人之理孰長也

王云此言大粗且仁祖何

肯談出桓下造心謂有

所出氣也輒髮即形容此

狗畏人之貌也莊子輒然

忘吾有四支形體射雉賦

中輒註舊作中輒輒蓋不

動兒生猶生人之生即生

熟之生也謂此狗初來未

馴而畏人也馨語助

流汗交回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回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

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

述蚤孤事母孝謹單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為

有識所知襲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

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

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畧無

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

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

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

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

王濛王述並輒髮如生母狗馨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

德為道包籥者易也其德也變易也光明四通日月星

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化日月星

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

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立此其不易

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

也一辭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

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

確然示人易矣坤墮然示人簡也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

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

可以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

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定矣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曰

太平御覽引乾鑿度三成  
上有管字包作苞鄭玄注  
管猶兼也一言而兼此三  
者以成其德道也苞籥齊  
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  
管為籥天地成朝晝夜也  
夫婦成家生生也或云此  
謂老陰老陽也一言一字  
也乾鑿度言作名函作舍  
蘊者衣中所著之絮也又  
與也藏也門戶易之所從  
出也確然健貌墮然順貌  
易簡者乾坤之貞一也乾  
坤之道繫乎易簡而止卦  
之六位剛柔往來如寄非  
實有也故曰六虛內三爻  
為下外三爻為上相易者  
如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  
相易而震生是也是皆不  
可拘以典常要約書自下

而上故卑位六位也初三  
五皆陽為貴二四上皆陰  
為賤乾常動坤常靜

般若有大品小品小品般  
若波羅密經十卷廿九品  
羅什譯劉云孫謂禪家多  
難問今胡不言又云波利  
質多天樹其香逆風而聞  
今反之云白旃檀非不香  
豈能逆風言深非不能難  
之正不必難之也王云林  
公意謂波利天樹能逆  
風聞香旃檀雖香非天樹  
比焉能逆風以天樹自許  
而以白旃檀比深公故深  
公不屑如劉解不必難深  
公當喜而印可也

世說新語卷五  
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  
其以一卦為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  
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  
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  
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  
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深公笑而不答林  
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

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循大變見莊子又云乘六  
氣之辨辨變通芸芸多也  
老子萬物芸芸各歸其根  
有待有所恃也如大鵬恃  
風是也大變大通二句見  
莊子天正夫地之正也註  
陰陽二氣之正物物見莊  
子淮南子註物物者造萬  
物者也我得即足於所足  
也絕亦忘也糗醪之時不  
能忘懷於黍臠是不能足  
於所不足故也王云今注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  
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  
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  
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  
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子向  
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  
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  
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以待然後逍遙  
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  
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  
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  
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鷦鷯以營  
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鷄以在而笑遠有  
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  
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之為

從作順義一也。劉云支論如此。有何高妙。而稱道甚。至。王云此論亦新奇。可備一種。莊註。按近日林西仲。輩略擬此說。

繫辭傳。誣善之人。其辭游。註游。浮罔也。游辭。蓋沒緊。要語。不聲如馨。聲聲皆同。

陶公侃也。封長沙郡公。胡奴侃中子也。

不疾而速。則道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猶飢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蒸嘗。於糗糧。絕。郭之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

征賦。云何。相忽。畧宏窘感。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

入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

名聞于。人者。望為人所仰者。桓彝字茂叔。為宣城。內史。溫之父也。蘇峻反。時起兵赴難。遂死。節。文宗。文章宗匠。  
劉云未造理所。下官謙辭。對上官稱之。掾引。即風鑿之事。謂按索。引用名士也。

重患天病也。此謂患癩。沈昏之中。得詩。歷。落。復。也。抄撮何。預事。三字。當時。語。作能預。不預。二義。俱通。癩。何以得預。盛德事邪。而我乃得癩之故。沈昏中得。

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善。苦。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溫。溫。府。與。宏。善。苦。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溫。溫。甚。忿。以。宏。善。苦。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溫。溫。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眾。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鑿。散。朗。或。按。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



佳句矣。自負語或引仁者樂山為解迂矣。

抄撮鍾會四本論蓋當時所雅言。故殷仲堪曰。使我解四本談不趨尔。齊顏歡隱於天台。與孔珪共談。四本是也。苦他人苦之也。或以屬殷非也。

法師者。據師子座。瀉懸河。辨啓鑿玄。開般若法門。者。都講見揚震傳。此謂法師對揚之人。

索解正當作此。六通總三。明之別。是謂總別兼舉也。天眼謂能見六道眾生。生此死彼。苦樂之相。及見一切世間種種形色。無有障礙。身通真言。身如意通。亦曰神境通。水鏡言通知衆。

生萬慮如水鏡也。漏漏落之義。即三界見思惑也。謂斷見思惑。盡不受三界生死。而得神通。是名漏盡。通慧解以真空慧解脫累世之惑。也在心。現在心。即現在漏盡。明也。及朗照過去未來。故云三明也。

班固作兩都賦。張衡作兩京賦。是為二京都。今併左思三都賦。可名為三京都。古世說。庾仲初作楊都賦。庾亮曰。可三二京。四三都。歛衽敬服也。見史記。晉書左思傳。陳留衛瓘為思賦。作畧解。中書郎濟南劉逵為之引註。王云。思三賦不。朽。士安非此序。幾不傳。時人薄思。故肆譏。彈尔。士安一序。何足重思。而時人傳。

右軍歎曰。癡何預。盛德事邪。說文曰。癡。狂也。正韻曰。病也。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

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心通。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歸異名。義在斯矣。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

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晉書曰。司空張華。見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謚。謚。見。之。嗟。歎。遂。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

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謚。西。州。高。士。摯。仲。洽。宿。儒。知。名。非。思。倫。匹。

世說新語

卷五

三

乃尔孝標於是為無識矣。按三都註解非左思自為者。昂於文選讀本辨之。劉云廣晉室宗屬。按此說非也。太叔復姓成都王穎。典齊王周誅趙王倫。頗謙讓。眾皆傾心。及後嗣敗。穎在鄴。執朝政。恃功驕奢。立為太弟。有無君之心。時廣在鄴。穎欲使廣詣洛。故慮害。自殺。建武元年。張方劫帝幸長安。廣所著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文章流別三十卷。又善觀玄象。嘗謂人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

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奇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飢。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畧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眾。坐。廣。談。虞。不。能。對。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是。互。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是。互。相。嗤。笑。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之高者。

劉云談文有法。補句自佳。

沂猶追。追古之流風也。寫寫情也。此事指文學。此野謂魯國鉅野。虞者。王山林者。誕生也。麟出非其時。故傷天下無明王也。

索解寫送當作送句。按寫瀉下也。自上送下之義。不必改字。抄撮謂換韻移句之際。是又云益寫之寫衍。是即色遊玄論。劉云殆未是維摩詰也。抄撮古世說註引論語。有殊此以維摩自比。言既無支殊。則誰能賞我耶。王每輕支故云尔。

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沂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動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邈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命酒。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王云。此韻所。致。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支道林造卽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色。而。空。故。曰。色。卽。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為。空。色。復。異。空。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摩。

抄撮滯義難通也言諸人聽支演三乘判出分明皆謂三乘之義可通及支下坐諸人相共覆論乃復為兩不為三亂支之義也故雖支弟子不不得支之義也又云聲聞緣覺俱是小乘菩薩是大乘大小易分而聲緣難分故諸人但得兩之義而混入三乘也又引高僧傳曰支講維摩凡在聽者咸謂審得支音廻令自說得兩三反便此然則入三疑三反之誤按此說此本文別義四諦苦集滅道也苦者生老病死集者骨肉財物滅者寂滅止息道者懷道修行由集得苦由道得滅六度即六波羅密謂布施持戒忍辱精

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其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日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脩萬善功不為己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

進禪定智慧抄撮十二因緣猶連環也緣覺觀此理次第解脫也註失本義王六詳林公意豈以聲聞緣覺總之為一乘理邪又云意謂大乘最上乘總是一乘故云正當得兩注似未喻按此評不是晉武帝時王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

道理中正

本傳敬著此賦以藝情行賢誼之服鳥也繫辭值言不意

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起家著作佐郎瑯琊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許大不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許大亦平時諸人士及支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挫折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敬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是敬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從子文康也亮見問曰若有意邪意賦以寄懷

王云從莊子得來按莊子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故

王云亦

李云度公聰明

謝朗字長茂為東陽太守

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

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中興書曰謝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

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

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

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

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謝父

據取太原王韜女名綏顧惇量按臨川原本載

衛玠始渡江見王太將軍因夜坐王命謝幼輿

玠見甚悅之遂微言達旦玠體素羸恒為母所

禁爾夕忽極于此病篤遂不起當與此叅看久

王云此亦可入賢媛

謝據尚書哀第二子年三十三没王夫人自稱新婦

未詳或云質充妻李氏充

既離婚充母猶稱李氏曰

新婦蓋當時語

謝據字玄道小字虎子

談傷氣人大言我小語宜守老子之戒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也林道人往就語將

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

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往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

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王長史宿構精理

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敘致作數

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

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

艱謂喪也劉云此何足載

孝孝子也謂居喪者卒哭

以後之稱時在父喪楊

雄傳雄吃不能劇談註劇

疾也索解此謂談言過甚

也一回也出來語助抄

撮一出來猶言一回

沙門傳今不傳支通傳出

之中使以中官為使也宿

構預先擬下文也索解不

大當故作將大不然此語

不通按叙致上疑脫又字

抄撮名對名理之名皆稱

美之義

祛攘也

登造言為聖人也

解人之為惡皆出於有心有為而人生稟受之始是自然無心也  
李云劉語極妙

按風之吹物有萬種不同之聲蓋其物各自為其聲也

王云楞嚴經中甚明問答但以鏡容自明殊勝此論按下到色二字行間則當作則問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故知塵所以者何月等遠物亦可得見月色不

佛性但能脩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  
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

正自縱橫流漫畧無正方圆者一時絕歎以為

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也

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殷謝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

應離月而來又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則間無空明如籠觸眼則不得見抄撮虛塵知虛塵也索解虛塵淨根勝義之二根也空明空緣共明緣也

王云名言名直天屎也抄撮官相通背屎通此解似

殷浩北征大敗桓温奏廢為庶人徙東陽之信安法身者佛身也註法身虛空身也大士者建大事者抄撮蓋殷看維摩默然不二之義而疑般若之涉多說也摩訶般若波羅密經亦名大品般若波羅密經二

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鏡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為

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

疑般若波羅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

六焉一日檀檀者施也二日毗黎毗黎者精進也三日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日尸羅尸羅者

十九卷九十品羅什共僧  
十卷二十九品羅什譯如  
大般若六百卷爾時未譯  
毘梨耶秦言精進勤行善  
法不自放逸謂之精進

索解引書影云前代拜相  
者必封公故稱相公若封  
王則稱相王晉簡文帝稱  
相王魏武在漢時亦稱相  
王按又有稱王宰者二人  
疑作道人過秦論據峭函  
之固才性即四本論淵源  
所長初作初段也改轍易  
常塗也之指四本劉云作  
如此語更成文楊升菴集  
引劉孝標註舊本云語林  
曰殷浩於佛經有所不  
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  
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

持戒也五日禪禪者定也六日般若般若者智  
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絕有相  
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蜜也淵源未  
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  
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也簡文相王謂二人

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峭函之固二峭謂

之地函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君其慎焉

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

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王荀子來與其語

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

源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  
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解  
縱能服彼亦名不益高若  
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  
乃不往  
王云此慶非臨川則非孝  
標矣按此評則下脫此註  
二字

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  
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諸  
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眾本皆然唯  
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脩善言理如此  
論特不近人情猶  
疑斯文為謬也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

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祇隆安記曰仲堪  
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荆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

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邪東方朔

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  
不止詔問大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  
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  
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

劉云不答最是  
王云按易理精微廣大謂  
此非易不可執此言易又  
不可遠公所以笑而不答  
抄撮夫寂然而不動易之  
體感而遂通易之用也然  
自吾道觀之則八識以下  
矣故遠公言如是而殷蓋

不及此也笑而不答更妙  
按感固為易體故下經以  
咸為首然遺上經俄及下  
經以余觀之則遠之言三  
十卦以下矣故王評為是  
後漢書方術傳樊英字季  
齊南陽魯陽人異苑云魏  
時殿前鐘無故大鳴張華  
曰蜀銅山崩已而果然然列  
子伊尼笑而不答

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  
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  
表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  
問英對曰蜀嶧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  
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  
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  
遠公笑而不答

### 世說箋本卷五終

### 世說箋本卷六

#### 文學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安

帝紀曰仲堪有  
思理能清言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

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祇

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  
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

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  
殷融字洪

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  
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

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亦  
此意王云強作去聲如  
今俗語按強不柔和也其  
亮切  
觴先是攻難君之思有所  
未詣今與我談不為攻難  
自念才思退乃是君才思  
轉入於解處玄以父故廢  
為素官後補義興太守鬱  
鬱不得志嘆曰父為九州  
伯兒為五湖長棄官歸國  
叔姪亦稱父子漢書云疏  
廣疏受父子俱稱病是也  
劉云浩長於談融長於筆  
也揚州浩也王云以上以  
玄理論文學文章別出一  
條從魏始蓋一目中復分  
兩目也凌濛初云古世說

此條在大叔廣辨給章次亦字承上按補依時次瀾列便失作者之意

劉云不常即非常按賤亦書也但自下達上之辭耳  
彫龍云公府奏記郡將奏賤老從事言老死于下吏也相王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晉簡文魏武帝皆嘗稱相王  
性桓溫音性理錯心氣錯亂成病也劉云與姦雄語正自難然亦何至狂癡  
州本州也即荆州左傳注顛錕冀望于上也孫孫權劉劉備共王言三國並王一作共工非暫制指魏秦政始皇各政抄撮漢

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

荆州治中鑿齒謝賤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從

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

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

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

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

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畧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

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

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叙於帝王况暫制

數州之眾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

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

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

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

謝太傅問主簿陸遐人高祖凱吳丞相和仰吏

部郎父伊州主簿張憑何以作母誅而不作父

誅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

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為劉惔所舉補遐答曰故

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誅不顯

陸氏譜曰遐憑婿也

不係秦而係周則晉亦不承魏而承漢也周之末吳楚亦稱王漢既不係秦又不係吳楚而獨係於周以推有德故也吳楚以况吳蜀也按彼指漢長轡晉自遠而制也坐廟堂御天下是司馬氏一統之功也王云鼓吹二字殊妙正不得以羽翼解鼓吹鐘鼓笙笛也素解鼓吹猶絲竹管絃是以五經為歌唱二賦為八音也故王以羽翼為誤



詩經萬民所望金聲玉振見孟子

劉云嶽温嶠庾亮俱曾為揚州又云欲避庾公名故并更旁韻也又云作倭之偏按著作郎隸秘書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作讀為佐非見顏氏家訓劉云誅文亦粗遣而已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王恭以劉牢之為將甲兵悉配之牢之反襲恭恭敗死反噬指此莊子馬翹足而陸註翹舉也此謂跋扈也詩經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芳郁德馨名譽也王云此等亦須注邪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賦之闡更改望為儁以亮為潤云

書曰闡字仲初穎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即領大著作為揚都賦逸絕當時五十四卒按臨川原本又云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是人人競寫都下為之紙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事事擬學而不免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詠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詠以之成

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詠叙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

西夏指荆楚夏華夏一府謂後將軍都督一國謂南郡公桓温封南郡公玄襲封八州謂荆江襄雍秦梁益寧蓋二州州官屬二州府官屬及南郡官屬謂之五處州官理民府官理戎應登云謂答賀雪之版李云此人亦為備乎租田租也估價通

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誅之爰旌芳郁文多不盡載劉辰翁云王恭為司馬道子所害桓玄復殺道子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日玄別傳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荆州二刺史于時始

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襍

袁虎少貧虎表宏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

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

遣遣使也

要與邀同

孔子微服過宋。微賤之服

袁宏父勗為臨汝令。率真率。楚辭注申且至且也。

點方言。點慧也。趙魏之間謂之點。平平常常也。才一作文。風制風雅制作也。槌與槌同。擊也。白樂天詩。小奴槌我足。小婢槌我背。索解使槌脚。人代已與愷之

世說新語

卷六

三

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

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

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

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

微服。汎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

又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

是袁臨汝郎。即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

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且。自此名譽日茂。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

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

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才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

語。愷之不知語音之異。以為贈語。至申且。劉云。未造理所。謝惠連雪賦。值物賦象。此言物之象。物之潔象。即物也。鈔撮得之。殷仲文等謀反。欲立胤為玄嗣。事覺伏誅。

晉書作賢全論。十三童能辨之。當入夙慧篇。

按此以賢人聖人比論也。閻會聖人也。求通賢人也。莊子云。求通非聖。然賢人聖人在古書無大差別。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聖人之業。可以觀已。燕子瞻曰。見其謂之聖人則降之。此見其謂之賢人則降之。此

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槌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且而後止。

羊孚作雪贊。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

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

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

冲。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

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修集載其論

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聞。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猶一人。誠未。能。聞。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不。足。以。撓。梁。賢。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春。哉。王。世。懋。曰。此

世說新語

卷六

三

近世之俗學。鈔撮豪與毫。通領謂置也。

李善云。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天台之南門也。

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峰。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

建標。立物以爲之表識也。界道爲道疆界也。法華經

曰。黃金爲繩。以界八道。劉云。此語無識。列文學亦

然。易簡人文三語出易。議一作儀。景大也。景行出詩。言

議是人之大行。似易所言也。

子生在今世。未免拊掌。當時所謂名理。乃爾文章。一大厄也。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榮期。慎

陽人。父堅。護軍。啓以才云。脚試擲地。要作金石

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

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

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石議曰。謹

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

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

文。曰。簡。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顧謂諸

安王濛

謝顧謂諸

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

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

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

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

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

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爲者也。曰。孔氏曰

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漁父

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

言八疵。四病。以誡孔子。劉辰翁云。漁父。僞書。何足千萬語。謝看題。便各使四

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

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

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

莊子疏。緇黑也。林木鬱茂。蔽日如帷。幕壇澤中高處。一曰。壇名。揄袂。謂垂手衣內而行也。距至也。

莊子云。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總顧佞諂。諛譏賊隱險。此八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叨貪狼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才峯既自有難干之勢，加之意氣所高，擬託所在，蕭散安閑，擬託擬託物以論之也。

麟一往而直詣玄境，一往直往而不顧也。

王公當作黃公，以声近誤，按輕詆篇亦載此事，註作黃公酒壚。

榮啓期見莊列等，故范啓字榮期，此裴子亦當名啓。

利鈍優劣勝負也。漁季楚孫四人處也，屈賈龔嵇四人出也，漁屈見楚辭，季主見日者傳，楚龔見傷逝篇，孫嵇見規箴篇，王云此語難解，似謂我亦

世說新語

卷六

五

自叙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

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

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

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

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稱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

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

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叙，四隱四顯，為入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則出處同歸，時以孫義為得

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廢，孝廉。父霸，少府卿。

夷辟州主簿，不就。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孫興公道曹輔佐。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

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

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為負版綉。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

采，酷無裁製。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

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

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其才。袁虎

算作相知者，然不能為卿名也。按此解從王說，則當無上添然此論三字。看鈔撮八賢優劣，定當難名目也。白地錦赤地錦，始見魏志。鮮卑燕也都鄴，姓慕容氏。東胡之支也。初依鮮卑山，因號焉。通鑑大和四年四月，大司馬溫伐燕，戰于枋頭，不利而還。露布捷書，別名以帛書揭之於竿，露板不封，布諸視聽。欲天下知聞也。漢賈弘為馬超伐曹操，作見文心雕龍等考，鈔撮詳之。劉云謂文須利

世說新語

卷六

六

口也。王云。此語最深難解。言袁有此才而官不利。徒得東亭嘆賞。齒舌間得利而已。何益于事。據此則當作徒乃通。

鉢撮直問佛智不依地位。幼次為頓悟義。此注所云似謂南頓北漸。南頓慧能大師北漸神秀禪師。然此唐時禪家事。不可以解此章。索解頓謂大乘一生成佛。漸謂小乘經劫而悟也。義僧義學之徒。鶴關責謂難問也。關所以拒也。責詰

也。問一作問。象盡意見上。莊子釜所以在魚得魚。忘筌。筌倒須寄也。真滅道也。俗苦集也。即二諦。鉢撮二諦。真俗也。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諦以審實為義。玄義高僧傳。作圓義。以言作與言習。因為因助。因為緣。習果為果。報果為報。鉢撮文句私記。引名僧傳云。蓋因善伏惡。受入天身。其實非善受。是報也。劉勰新論策駟登山。不如直轡而行。

世說新語

卷六

云當令齒舌間得利。王世懋云。此語難解。言有而已。間贊嘆。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而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

不甚廣。傅亮嘆曰。亮別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

豹。即淵之。文章叙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聰。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

累遷太尉長史。丹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陽尹。義熙九年卒。

幼有雋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宋文帝嘗問慧觀。釋惠皎。高僧傳曰。慧觀。清河人。姓崔。十歲便以博見馳名。

弱年出家。遊方廬山。諡稟。頓悟之義。誰復習之。

佛教修入。有頓悟。漸修二宗。答云。有生公弟子道猷。高僧傳曰。竺道

也。問一作問。

象盡意見上。莊子釜所以在魚得魚。忘筌。筌倒須寄也。真滅道也。俗苦集也。即二諦。鉢撮二諦。真俗也。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諦以審實為義。玄義高僧傳。作圓義。以言作與言習。因為因助。因為緣。習果為果。報果為報。鉢撮文句私記。引名僧傳云。蓋因善伏惡。受入天身。其實非善受。是報也。劉勰新論策駟登山。不如直轡而行。

生鉅鹿人。幼穎悟。若神。值竺法汰。遂改俗。皈依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勝鬘經。嘆曰。先師昔義閣與經同。因註勝鬘。以翌宣遺訓。即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叅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高僧傳曰。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善。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因語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

生鉅鹿人。幼穎悟。若神。值竺法汰。遂改俗。皈依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勝鬘經。嘆曰。先師昔義閣與經同。因註勝鬘。以翌宣遺訓。即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叅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高僧傳曰。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善。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因語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

生鉅鹿人。幼穎悟。若神。值竺法汰。遂改俗。皈依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勝鬘經。嘆曰。先師昔義閣與經同。因註勝鬘。以翌宣遺訓。即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叅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高僧傳曰。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善。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因語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

生鉅鹿人。幼穎悟。若神。值竺法汰。遂改俗。皈依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勝鬘經。嘆曰。先師昔義閣與經同。因註勝鬘。以翌宣遺訓。即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叅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高僧傳曰。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善。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因語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

生鉅鹿人。幼穎悟。若神。值竺法汰。遂改俗。皈依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勝鬘經。嘆曰。先師昔義閣與經同。因註勝鬘。以翌宣遺訓。即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叅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高僧傳曰。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善。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因語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

生鉅鹿人。幼穎悟。若神。值竺法汰。遂改俗。皈依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勝鬘經。嘆曰。先師昔義閣與經同。因註勝鬘。以翌宣遺訓。即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叅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高僧傳曰。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善。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因語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

匠無忝徽音。

世說新語

卷六

六

精信或云當作精進維摩

經勤行善法不自放逸謂

之精進折節改行也劉瓛

字子珪齊人懷六世孫詳

賞與扁鍾山後改蔣山避

吳大帝祖諱也精廬講讀

之舍

淨名維摩經也疏天台智

者作鈔撮云此註所引與

現行本有異三途亦在八

難中地獄火途餓鬼刀途

畜生血途此三途受苦最

深盲聾啞佛出世而不能

能見佛說法而不能聞也

世智辨聰習外道書不信

正法也佛前後不見佛不

開法也北俱盧州即北鬱

單越也在須彌北其人壽

滿千歲命無中天為著樂

故不受教化聖人不出其

中故不得見佛聞法也無

想天即長壽天也此天以

五百劫為壽言無想者以

其心想不行如水魚蟄蟲

外道多生其地障於見佛

聞法以上并三途為八難

難難成道也此八者分天

地人俱在人間界也界外

八難既離人界然有難得

道處此以道理上名之曰

有餘謂無明未除三心

謂十住十行十回向未入

聖位其難得道與三途相

似也住於無我之境灰心

何子季與周彥倫周顒同時二人精信佛法南史

日何胤字子季廬江濠人祖尚之中書令父鏐

宋宜都太守胤入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

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

詩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

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周顒深器異之仕齊

為建安太守永元中徵太子詹事梁徵領軍司

馬並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齊書

不就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

字白澤世祖長子也

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按淨名疏界內八難

塗也盲聾啞啞世智辨聰佛前佛後北俱盧洲

人道也無想天或指長壽天天上也為凡夫住

事入難界外八難曰有餘中三心為三惡道

住無我法名為北洲地前法愛如長壽天未

初地十種六相名諸根不具地前智淺如世智

辨聰不窮中理如佛前佛後為二乘住理八難

其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

妻何肉南史曰胤後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

使門人議之學生鍾胤曰魚鮓蟹膏食蚶蠔

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

車螯蚶蠔眉目內闕慚混沌之奇獷殼外緘非

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

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克庖厨永為口實竟陵

王見吮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

變之大者莫過死生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

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生理

誣一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

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

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覓夜鯁不能不

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

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

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

有素聊復片言發起

耳削末年遂絕血味

中故不得見佛聞法也無

想天即長壽天也此天以

五百劫為壽言無想者以

其心想不行如水魚蟄蟲

外道多生其地障於見佛

聞法以上并三途為八難

其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

妻何肉南史曰胤後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

使門人議之學生鍾胤曰魚鮓蟹膏食蚶蠔

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

車螯蚶蠔眉目內闕慚混沌之奇獷殼外緘非

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

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克庖厨永為口實竟陵

王見吮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

變之大者莫過死生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

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生理

誣一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

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

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覓夜鯁不能不

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

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

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

有素聊復片言發起

耳削末年遂絕血味

外道不知有佛也。初地謂十地之初，即十聖之位。菩薩有十種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俱有十種。若眼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眼、智眼、明眼、出生死眼、無礙眼、普眼。是未能具之者，猶界內盲聾啞也。地前之智，非佛智，猶世聰也。不窮中道之理，則進退前卻。猶佛前後無由聞道也。為二上，添此八者，三字看二乘。謂聲聞緣覺。孟子食前方丈，白魚亦作鮑鱸也。色白長者六七尺，鮑音善。同鯉似蛇，漬蟹糖霜中，謂之糖蟹。蚶魁蛤也。蠣附石生，車螯海蛤也。莊子中央之帝為渾沌，無七竅。武王命人銘古之慎言人也。算當作

何尚之為丹陽尹。宋書曰：何尚之字彥德，廬江人。曾祖準，高尚，不仕。祖愨，南康太守。父叔度，恭敬有行業。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宋太祖所知。官至侍中。尚書令更置玄學於南郭外，一時名士慕道來遊。王椿玉，宋書曰：王球字荷玉，琅邪臨沂人。父謚司徒。球素簡貴，不交遊。江夏王義恭嘗謂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恐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未可以文案索也。官至太子詹事，嘗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大夫尚書僕射。嘗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夏所居。

張參軍少有思理。南史曰：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官始安王記室參軍。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

異誤字也。口實糧食也。竟陵王名子良，齊武帝子。深信釋氏，考篇海凡人謂遲緩為餘，此道謂三世之道。禮記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注踐讀為蒞。詩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毛傳騶虞不食生草，得此得此佛道也。有素謂久也。鈔撮激賞清賞，賞豫賞會皆謂機發之美。為賞宋立玄儒文史四學。雷次宗立儒學，何尚之玄何承天史謝元文尚之為丹陽尹更置之。

綱目正誤思理言思之深遠也。一說理猶致也。太子洗馬太子出則前驅，導威儀。又掌文翰，尤為清選。取甲族有才名者為之。始安王記室參軍誤也。詳

四弟弘直亦在講席。參軍與弘正論義，弘正理小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參軍正色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正語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然。南史曰：周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為伯父捨所養。十歲通老子周易。官至國子祭酒。弘直字思方，幼聰敏，仕梁為湘東王記室參軍。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李百藥齊書曰：邢人魏，太常貞之後，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言。少在洛陽，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畧能遍記。後飲隸既倦，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嘗謂誤書思之更十名動衣冠。官至國子祭酒。

釋始興王名憺字僧達梁太祖武皇帝立國子學

置助教十五人其指兄弘正詩經鶴鳴在原兄弟急難言急難相救也西公指弘直第四弟故稱四公

周捨字昇逸梁人湘東王名繹見下

邢邵避魏主兄彭城王邵諱以字行見通鑑註鄭或作鄭五行俱下雖在眼力亦在敬思此亦大概說思誤書固是勞事然思而得之更是一快事發憤思食樂以忘憂即此意也有不思思之不得指思而不得是思之未至也未至者不盡力用心于此也若然者民斯為下不如歸耕不必勞讀書物謂人也

是一適齊書曰劭妻弟李節亦才學之士謂劭思誤書何由便得劭答曰若思不能得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沈約宋書曰鮑昭字明遠文辭瞻逸世祖時為中書

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

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

海王子瑱為荊州昭為前軍掌書記子瑱敗為亂兵所殺己詩與謝康樂優

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

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詩品曰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

鏤金顏終謝超宗好學有文辭南史曰超宗謝鳳子靈運之孫也隨父徙嶺南元嘉

太守後以事賜盡未得還歷官至義興為新安王子鸞常侍日始

子瑱字孝列宋武帝子昭知子瑱必敗作蕪城賦諷諫之瑱南史作瑱績與繪同會五采以畫也

盡自殺也言盡其命南史超宗失意屢發怨言徒越

毛謂文筆有鳳凰彩也李夫人賦見漢書古世說

王邵風姿似其父導桓溫曰大奴固自有鳳毛按孝

武引桓溫語稱之而偶與超宗父名合也見紕漏篇

僧綽為宋元凶劾所害爰

茅土謂受封國也天子大

社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

者取其方面土直以白茅

授之土山謝安擬會稽東

山所築也其携妓處按謝

世說新語卷六

齊世祖問王僕射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南齊書

仲寶琅邪臨沂人祖曇首父僧綽儉生而僧綽

遇害數歲襲爵拜受茅土流涕嗚呼幼有神彩

專心篤學手不釋卷高帝為王答曰謝朓得父

太尉引為長史遷尚書僕射朓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

膏腴南史曰謝朓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

撫其背曰真吾家千金仕

至中書監司徒衛將軍江淹有意劉璠梁典

文通濟陽人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宋桂

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

紫光祿大夫鍾嶸詩品曰文通詩體總禱善於

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

太守後以事賜盡

擬漢武李夫人賦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

超宗殊有鳳毛

平孝敬王子鸞孝武第

八子也改封新安王時王母殷淑妃卒宋書

妃卒上痛愛不已

擬漢武李夫人賦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

超宗殊有鳳毛

齊世祖問王僕射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南齊書

仲寶琅邪臨沂人祖曇首父僧綽儉生而僧綽

遇害數歲襲爵拜受茅土流涕嗚呼幼有神彩

專心篤學手不釋卷高帝為王答曰謝朓得父

太尉引為長史遷尚書僕射朓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

膏腴南史曰謝朓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

撫其背曰真吾家千金仕

世說新語卷六



者僅二人而謝得父膏腴無其骨力江未免有意劉璠字寶義梁鄱陽王徇平北府司馬後降于周桂陽王子胥字孝雲孝武子豫章王名嶷江淹擬古三十首效阮公詩十五首學魏文帝一首王微字景玄宋人今傳詩四首文選載王景玄雜詩一首景玄王微字也註者皆云王微恐非何思澄詩不傳一首周捨見上南史思澄曰外人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思澄意謂宜在已也按此言故當推我耳如其不然則當推遜不得推子朗望前瞻後無有涯際

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成語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何叅軍南史曰何思澄字元靜東海剡人父敬山詩沈約太相稱賞自以為勤學工文為遊廬弗逮仕至湘東王錄事叅軍與族弟水部梁書遜字仲言東海剡人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遜八歲能賦詩文章與劉孝綽並重於世世謂何劉官至尚散騎南史曰何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書水部郎散騎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卒於國山俱擅文名時人為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賞譽內又叅軍曰外言殊不爾故當推遜張思光名融作海賦文辭詭激融賦奇句曰窮岸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却瞻無後向望無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惜全篇脫落

徐凱之詳釋

匡謬正俗云俗謂何物為底物此本言何等物後省何直云等物耳去何言等更用底字非也唐人詩多用底字虜生得也南謂北日索虜故南人罵北人曰虜李詩至六朝非但無作者亦乏識者言我歸期雖在歸鴈後而歸思之發已在花木開前固立本見張僧繇畫迹曰名下定無虛上謂有其名者必有其實也鈔撮此非傳燈錄乃續高

不可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徐曰此賦實超玄讀虛王儉七志曰木華字玄虛廣川人傳亮文但恨不道鹽耳思光即求筆益之曰渡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僧道燈錄曰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士徽達族子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

僧傳也  
索解陀羅尼此翻總持今  
言佛理辭義即文藻也

劉焯字士云焯古灼字大  
業隋煬帝年號太宗唐大  
宗也名世民穎達十八學  
士之一  
鈔撮此出金剛經非語錄  
也註誤

阿耨多羅譯無上正遍知  
阿此云無壽多羅翻正也  
三篇也等也菩提覺也揚  
慎曰天竺人名器物以機  
活用轉輪者為三藐菩提  
慎親聞之天竺人云

字冲遐弱歲便曉文頌十四出家志業弘  
遠日誦八千餘言總持辭義罕有其比  
國子

祭酒孔穎達劉煦唐書曰孔穎達字仲達冀州  
長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  
算歷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門請  
質疑滯多出意表焯改容敬之大業初舉  
明經太宗引為文學館學士拜國子祭酒心存

道黨謂慧淨曰佛家無諍語錄曰佛說我得無  
諍三昧人中最為第

一法師何以屢構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  
道不通圓覺經註曰外道者著諸  
見等以邪智惑人令疑反謂佛曰汝

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  
等金剛經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為通曰以

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顧今亦

得一作既

代言一作王言即詔語也  
杜暹濮州人  
晉宋間謂朝廷禁省曰臺  
選詮官也

相王唐睿宗也諱旦高宗  
第八子始封相王

鈔撮唐書高獻傳作欲知  
今事問崔琳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科  
名也宋神宗景德二年亦  
置此科王叔文事見規箴  
篇高宗顯慶二年以洛陽  
為東都洛州官吏員品並  
如雍州侍御史六人五人

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既無諍即淨無諍也

齊澣善知今事唐詩紀事曰齊澣字洗心定州  
人開元間與蘇晉類賈會韓

休許景先孫述典詔語為代言最杜暹當國表

宋璟為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為侍郎世謂臺選

嘗稱陳希烈苗晉高仲舒善知古事劉煦唐書  
卿之才後皆大顯日高獻字

仲舒雍州萬年人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

之書神龍中為相王府文學王甚重之開元中

授中書舍人宋璟蘇姚崇每諮此兩人嘗曰欲

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崇別

元微之劉煦唐書曰元稹字微之河南人魏昭  
成皇帝之後父寬比部郎中稹九歲能

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八入應制舉才識兼茂

明於體用科稹為第一除右拾遺長慶二年拜

平章事唐詩紀事曰穆宗時嬪御與劉夢得書

多誦稹歌詞宮中號為元才子

各有分職。次侍御一人。分司東都臺。祭天為太子少傅。北魏置五兵尚書。謂中外騎別都之五兵。北齊五兵謂左中右中左外右外。都五曹。爾雅。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集賢殿學士。其屬有條。撰校理司。直學士等。章武憲宗尊號也。東都賦。讜言弘說。註讜美言也。莊子註。緯織也。蕭蕭草也。銀忘其珠而毀碎之也。微猶殘食。此謂無遺也。王濬或作西晉。濬或作漢。王濬為益州刺史。大作舟。船。吳人於江積麥。害處以鐵鎖橫截之。濬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燒之。吳主皓出降。幡當作幡。本集作旗。

日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淑世以儒學稱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為監察御史以附麗王叔文連加貶逐終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進士終於拾遺在白居易詩

尚書建之仍孫祖鏗父季庚世敦儒業居易聰慧絕人貞元十四年高郢擢昇甲科授校書郎元和中為集賢校理文辭富艷尤精詩筆所著歌詩意存諷諭箴時之病補政之闕士君子宗之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納諫思渴聞讜言召入翰林為學士各賦金陵懷古詩劉先成白覽之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邪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持緯蕭而取石來銀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領下若能得珠者遺其睡也如使驪龍寤子尚奚微之於是罷唱劉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

枕俯臨也禮記以天下為家漢書以四海為一家薛金字宿藝官參知政事宋職官志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如大乙宮是也以前宰相見任使相元使次元提舉餘則為提舉為主管初真宗與崇道教故建諸宮蔭任子也二事謂酒佛也李薦薦疑與多同池爾及李多字萬叔隆罷病也奄奄困迫將絕也勾當幹辦也索解殘年勞心句聲酒不若為句謂吳著語林載公書曰鸚鵡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崇眼前妄見佛國按東坡答書中亦載之答書形相作形段文亦小異索解公先試觀彼能惑之心由何生

江底一片降帆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宋史曰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還朝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其學本六經不道佛老申韓之說歷官端明殿學士提舉太乙宮兼侍讀在許下與韓持國五朝名臣言行錄

官兼侍讀在許下與韓持國五朝名臣言行錄

官仕至門下侍郎兄弟宋史論曰億有子位適於同繼適於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友談記

正鎮適於嚴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友談記

日東坡云日者王寧王寔見訪寔持國少傅之壻也因問持國安否皆曰持國嘗語人吾已癡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一日會親友曰老人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呼號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惟五更起勾當自家事諸子曰家

乎公欲救之之心作何形相蘇意謂先知彼惑之所由生而已立一定之理以此釋彼惑則釋迦亦應歛衽而服從而況學者邪已不立理漫然欲救之則彼將何依公之言而改之耶黃面瞿曇謂金色釋迦瞿曇星名從星立稱後改姓釋迦歛衽服從也見張良傳淨飯釋迦父名或云范公所云目所見者謂實也中寒腹痛中熱頭疼按之則痛搔之則痒是實也服大黃則下痢服桂麻則汗發是實也范公信之亦宜乎縱公在京聞蜀兵起以其目不見不信之哉故知所謂非目所見則是指彼渺茫恍惚之說

事幸豐何用早起家事皆自家事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持國果自以殘年勞心聲酒不若為死時將去者計也公頗病之貽蘇子瞻書問救之當以何術子瞻報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釋迦譜曰淨飯遠祖捨國修之者邪張太史明道雜志曰范蜀公不信佛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脈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脈而信之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邪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

言之子瞻引喻夫類矣晦堂祖心禪師南雄鄒氏子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

鶴云本是公共錯過者獨不得聞

野錄宋僧仲溫崇禪師著丁當也值也輟父母之喪

參知政事陪貳宰相參與朝政

抄鈔通騰寫也

鹽鐵戶部度支謂之三司條例司王安石所請立

義寧州志曰黃龍山寺吳黃武山谷詮釋再三中黃龍見於山因以名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羅湖野錄曰魯直元祐間丁家宋次道家多書東都事畧曰宋敏求字次道隨書二萬卷敏求官龍圖閣學士劉道原就借觀以力學被遇父子繼世掌史劉道原就借觀宋曰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悉撤去閉閣抄讀旬日盡其書而去宋史曰道原筠州人父魯頴上令恕少穎悟書過目成誦重意義急然諾王安石欲引置三司條例以不習金穀辭

本文見後漢書陳寵傳

方正上

官廷尉監四字當刪

魏志高堂隆字升平鈔撮  
隋經籍志魏臺雜訪議三  
卷高堂隆後漢書注墓  
作衰淵鑑類函引亦同辰

陳尚書班固漢書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元  
直有異才官廷尉監累遷尚書王世懋  
云有兩陳咸此陳咸是陳寵曾祖非萬年子  
萬年子咸以咸卒於成帝時年大不相當見  
王莽司馬光通鑑曰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姪也  
初封新都侯弒平帝篡漢天下建國號新  
僭位十八年君公蜀郡郫縣人哀  
漢兵殺之君公蜀郡郫縣人哀  
帝時為御史大夫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何  
武甚敬重焉薦為諫大夫董賢貴幸上書切諫  
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誅  
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喟然歎曰吾可以  
逝矣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  
祖臘或問之答曰我先祖豈知王氏臘乎祖道  
臘歲終之大祭也高堂隆魏臺訪議曰王者各  
以其行盛日為祖墓日為臘漢家以火德王火

成丑未為四墓木墓未火  
墓成金墓丑水與土墓辰  
墓猶終也祖者正月之祭  
臘者十二月之祭行盛謂  
五行之德盛也王莽自謂  
得土德改正朔易服色  
觸持人長短持執也猶感  
否三輔謂長安右扶風左  
馮翊

盛於午墓於戌  
故以午祖戌臘  
蘇桓公性彊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  
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  
為大人後漢書蘇章傳曰章八世祖建武帝  
時右將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

李云名言

陳寔字季孟天水成紀人  
王莽未據隴  
獨拜謂此獨拜彼無答拜  
也

馬伏波嘗有疾范曄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  
坐事誅故再世不顯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  
嘗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  
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  
貨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  
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兄子嚴敦並喜議  
議而通俠客援在交趾以書誡之建武四年隗  
囂使秦書洛陽歸身漢朝累立  
戰功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 梁松來候之獨  
拜床下不答諸子問曰帝婿貴重奈何不為禮

李云胡做了

哀帝平帝

坐中皆謂真陳遵來驚而迎之既至則非真陳遵

世說新語

卷六

伏波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後漢書曰梁松字伯孫安定烏氏人梁統子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彊豪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哀平間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鄧禹至關中表為左馮翊稱疾免歸後復徵為大子少

傳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為護喪事

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

縑出自機杼遵有慚色班固漢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長八尺餘容貌甚偉畧涉傳記賻於文辭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氏者每至人門日陳孟公坐中皆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遣子昱候

父友當獨拜之

都講學舍之良也  
時光武幸壽春故令侯會之

天子之獄曰詔獄宗正屬官主之

凡事不遂曰不諧婦人本願與夫終身同駕鴛鴦今夫常在齋宮是不遂其本願也偶有一日不齋則飲酒爛醉亦復不諧前漢儒林傳嚴彭祖字公東治公羊春秋與顏安樂專門教授於是公羊有嚴顏之學

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

君結交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

許也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許

治毅梁春秋為元都講建武四年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

周太常清潔守禮嘗臥病齋宮妻闕問所苦周

以為干犯齋禁大怒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

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

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東觀漢記曰周澤

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朝廷嘉其清廉

世說新語

卷六

六

汲汲不休息貌  
五官蓋謂軍尉軍候軍司  
空軍司馬典也此五官從  
其進退故稱五官中郎將  
詳釋  
國危二句疑是古語

文帝上潏然字看

確確同堅也確見擊辭傳  
徵聘謂朝廷以幣帛召隱  
逸賢者登用之也猥并雜  
也

世說新語

卷六

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邴原別見  
獨不往曹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  
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  
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  
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  
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遣其門皆獨拜林下其見

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柏

袁紹子尚據冀州魏武滅之

桎梏梏手械

大將軍曹爽也

大傳司馬懿也

士宗許允字也通鑑注不

見事猶今之言不曉事也

此人指懿子司馬師子

上司馬昭也大將軍司馬

師也

不以李豐之謀以聞大將

軍考狎之者先未相知

因其至廷尉迫而親之狀

如舊識也劉云其狎之未

必以故非內交也下辭

屈服之辭晉書宣帝紀

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  
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  
鄴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  
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右文帝徵為  
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夏侯玄既被桎梏

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

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謾軍曹爽誅

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

傳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

何不見事乎此後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

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

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玄收玄送廷

尉干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時鍾毓

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玄時鍾毓

為廷尉魏書曰毓字叔穎川長社人諱長子

風仕至車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

騎將軍

世說新語

卷六

六

悉皆臨履履讀為理玄本  
傳作治何辭通鑑作何罪  
為令上有卿字言吾今當  
為何辭哉卿身為九卿如  
之何其下為令史而責人  
邪卿宜為我作辭我不能  
自作也通鑑注自漢以來  
公府有令史廷尉則有獄  
史耳毓九卿乃承公府指  
自臨治我是為公府令史  
也毓乃為作獄辭使與所  
案之事相附合竟結竟也  
索解誣我以罪不得不若  
是也世語郭頌所作孫盛  
乃作晉陽秋者考考也掠  
筆治也洛陽城有三市金  
市在西馬市在東羊市在  
南東市刑人之所

世說新語 卷六  
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  
肯下辭廷尉鍾毓自  
臨復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史責人邪卿  
便為吾作辭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  
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日  
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  
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  
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  
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  
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  
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表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  
前史以為為鍾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  
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  
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  
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  
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

司徒矯也嘗謬直言貌  
長幼不可得而混雜  
鈔撮出疑作起按玄與鶯  
志向不同故云可得與我  
同堂相見不可得與我雜  
坐燕語是遇鶯以非類也  
注與本文不同

庸功也周禮民功曰庸  
淮時從張郃在關中奉賀  
稽遲滯也防風者注世氏  
之君名也見魯等氏字  
行說苑以防風氏為國名  
詩經溥天之下  
後同三司始於後漢鄧騭  
三司三公也班同三司始  
于馬防

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  
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行  
善諷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行  
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  
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  
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  
而雜者得也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郭淮  
字伯

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  
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  
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  
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選何也淮曰臣  
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  
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  
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淮妻  
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



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畧曰凌字彥

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

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

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

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

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使者

與決日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

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

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

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

是文武奔馳如狗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司

馬見懿別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

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彪武帝第十七子通鑑注古者簡長二尺四寸漢二尺短者半之折簡者折半之簡言其禮輕也西京師也時凌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大傅司馬懿也棺釘闔棺所須也行享也

王云世語簡而盡前後相應敘事工拙見矣

齊王名芳明帝崩即位司馬師廢之

路人亦知其謀篡弒也

板金露板寫詔也太子諸王至司馬門下車故曰止車伯與曹同琅琊王字子將司馬懿子

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追還淮以書自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軌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王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

王霖之子也初封剡縣高貴鄉公好學風成齊

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

而巳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

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

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

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日行之

决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

后沉業奔走告昭昭恨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

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髦於東止車

訶譴責也。象賈充將士也。時未立太子。濟本昭之私人。故權授太子舍人。耳。大將軍司馬昭也。元從散職之從主者。通鑑注。元從僕射。主虎賁中郎羽林郎將之屬。殿。下兵衛曰。仗。陵雲亭。蓋藏甲仗之處。授兵出左傳。或為兵士。恐非。際會指進位九錫之時也。自出言使昭自出也。遺字。恐行黃素。詔通鑑注。素自綴。緒也。黃色。繪書記也。

也。上言當以弑君之罪。教昭也。

王云千載。稟稟陳群有慚德矣。恭謂顯云云。恭欲不出。故子弟逼之。內外親戚也。不入大將軍府也。處處置也。禮記注。處猶安也。應登云。冠親杖節。左傳。光輔五君。以為盟主。李云老賊。劉云。真方正之目也。神志凜然。

門左右。訶之。使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鬚戰。於南關下。髦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今日之事。急矣。當云何。克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氏春秋。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元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詩。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僅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克。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眾。莫。敢。逼。克。率。屬。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於。師。逼。克。率。屬。將。士。騎。督。成。倅。弟。濟。時。暴。雨。雷。電。晦。冥。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唯。殺。賈。充。以。謝。空。羣。之。子。也。何。以。靜。之。泰。曰。唯。殺。賈。充。以。謝。天下。州。刺史。公。贊。曰。克。字。公。問。襄。陵。人。父。遠。魏。豫。魯。郡。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公。郡。

其下。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告以不可。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元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唯賈克。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述。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可得殺也。卿更克。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問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克。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王世懋云。合數說。以實元伯之正。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

就觀與大妃相接之間相見  
童子五歲有鵝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又郭俊事史記豫讓欲為智伯復讎漆身為厲吞炭為啞

大祖文帝司馬昭也世祖即武帝叔母叔父之妻瑯琊王名伉字子將宣帝子鯨間猶所也蕩陰見前區以別矣出論語

武功地名  
早成少年成器也老子大器晚成

建議倡言葛侯指瞻

屑屑動作之頻頻也造至也

將命使者也

醇古尚古言其質純樸也美於信受信人入之言為其所給言其無智也

讐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問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慚悔而出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琊人司馬將軍大司馬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瑯琊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之子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丞相亡蜀人思之愛瞻才敏每朝廷有

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傳相告曰葛侯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與董厥並平尚書事蜀亡廖元儉蜀志曰廖化字元儉襄陽人死於國難廖元儉為丞相參軍以果烈稱官位在宗預之右過宗德艷欲與其詣思遠許德艷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蜀志曰宗預字人為丞相主簿丞相卒吳慮魏襲蜀增巴邱守兵萬人蜀亦益永安之戍預將命至吳孫權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曰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不足相問權大笑嘉其伉直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

檀弓文王舍伯邑考而立  
武王鈞攝武當作景文帝  
景帝兄弟相繼此喻武帝  
欲立齊王為後也惠帝適  
長子也齊王名攸武帝弟  
也有賢德時太子不令朝  
臣內外皆屬意於攸王濟  
董盛稱之武帝以濟等為  
黨故攸和嶠之諫不能入  
也

王云荀顛亦未可保

晉陽秋孫盛所著也

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愛侍中和  
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  
之主憂太子不為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  
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明黨之論弗入也後  
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  
共往言及顛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  
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  
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顛往  
觀察之既見嶠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  
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  
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為忠而欲灰滅嶠也按  
荀顛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為得也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  
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  
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  
中書和嶠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其車嶠性雅正  
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  
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

魏明帝時中書監孫資劉  
放並以佞媚事主  
率公車來給一人  
王云此故是長輿方正嘉  
之紀不得云強抗

王濟風姿英爽勇力絕人

荀勗馮統讒齊王攸武帝  
惑之道攸就國攸病篤猶  
催上道辭出信仍歔血而  
死常山公主王濟妻長廣  
公主甄德妻也甄德子彥  
孫劉聰怒群臣諫曰汝輩  
生來哭人生哭死生人哭  
之也瓊薛瓊也秦主苻堅  
臣鈞撮荀馮輩構齊王使  
疎兄弟之親臣不能使親

匹也後世若有良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  
史當著佞倖傳  
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  
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  
車而坐乃使監令  
異車自此始也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  
嶠曰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  
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  
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  
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  
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况武子曰  
餘者乎濟目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  
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耻之漢書曰淮南厲  
王長高祖少子

已疎之齊王也按本文似誤當改作令親疎使疎親言他人令兄弟疎之臣不能使已疎之人親之也

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瓚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按此合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一則注觀之。方有首尾。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

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

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

齊王阿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阿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

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阿起義兵誅倫拜大

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悉用羣少不復朝覲

遂為長沙

嵇紹為侍中詣阿咨事阿設宰會召

葛旗齊王官屬名曰旗字虛旗齊王從事中郎

與董艾等專執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

威權同敗見誅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

緜秘書監艾少功名不修士檢齊王起義

艾為浙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

論時宜旗等白阿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

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阿曰今日共為歡卿

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今作事可法紹雖官

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

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

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鮮卒設之會也或云宰輔會也

士人檢行起義起義兵也

義兵見吳子

王云中散兒故自不凡

作事可法孝經語常伯見周官節侍中也鈔撮漢書比其音律注比次之又和也並也按莊子比竹笙也亦謂次列竹管和其音也先王法服孝經語

世說新語本卷六終

